

黑龙江地区金墓述略

赵永军¹ 姜玉珂²

(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哈尔滨, 150008; 2.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 牡丹江, 157000)

摘要: 历史上, 黑龙江地区是女真人的肇兴之地。长期以来,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 在黑龙江地区发现一定数量的金代墓葬遗存。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 对这些金墓的研究, 目前仍处于原始的材料积累阶段, 年代学等还未建立起来。本文通过对该地区已发表的金代墓葬材料的大致梳理, 对其形制、年代、葬俗等方面做了初步归纳、总结, 并指出今后研究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黑龙江地区; 金代; 墓葬; 女真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金朝是我国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王朝政权。其鼎盛时期疆域广阔, 东临日本海, 北达外兴安岭, 西部在今内蒙古包头、陕西北部、甘肃兰州一线和西夏王朝接壤, 南以秦岭、淮河一线与南宋王朝互为表里。金王朝存在的时限自太祖完颜阿骨打于收国元年(1115年)立国起至哀宗完颜守绪于天兴三年(1234年)为蒙古军队所灭止, 历时共120年, 其始终和偏于南方地区的南宋王朝形成北、南对峙的格局。

本文所论黑龙江地区, 主要指今黑龙江省辖区范围内, 但与所论之相关的一些俄罗斯境内的若干遗存也应包括在内, 有学者已对这一地理区域概念进行了专门的阐述^[1]。金代的黑龙江地区, 隶属于上京路辖区, 包括蒲与路、胡里改路、速频(恤品)路等, 这里是女真人的肇兴之地, 通常俗称“内地”。金朝建国后到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于中都(今北京)前, 这里一直是金王朝早期的政治中心, 迁都后, 其政治中心虽然南移, 但这里作为女真人的故乡, 一度依然受到金王朝统治者的重视和礼遇。长期以来,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 在黑龙江地区已发现一定数量的金代墓葬遗存, 为金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

总的来说, 由于工作的不平衡性, 黑龙江地区金墓的材料发现比较零散, 不很丰富。多数墓葬发现时已被破坏, 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已不能反映其全貌。故有的墓葬的年代的判定等就比较模糊, 尚不准确。再加上有些墓葬的材料未予及时报道或报道较为简略, 给深入研究带来一定困难。本文仅对该地区已发表的金代墓葬材料再加梳理, 试对其形制结构、年代、葬俗等方面做一初步总结, 以期引起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黑龙江地区金代墓葬的调查与发现, 起步较早, 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主要是一些俄罗斯的团体和个人在宾县—哈尔滨—阿城一带进行过地面调查。如1936年—1939年, 普尔热瓦尔斯基研究会的成员B·德斯金和B·马卡洛夫调查了哈尔滨至宾县一线及玉泉、平山等地, 发现了石人、石狮(石虎)、石羊等石像生和龟趺及石棺等^[2]; 1939年, L·M·雅克弗列夫和V·N·阿林, 又调查了阿什河上游右岸一带, 在此地区发现了石人、石羊、石狮(石虎)及石棺(石函)等^[3]。这些发现, 为了解该地区金墓的分布及寻找较高级别的贵族墓葬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新中国成立至今，黑龙江地区关于金代墓葬的发掘、发现主要有三项较为重要。

第一次是 1973 年—1974 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绥滨县中兴^[4]、奥里米^[5]、永生^[6]等辽金墓群，清理了一批土坑墓和土坑木棺（木椁）墓等，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等。这些发掘不仅首次为划分辽、金两代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翔实的实物材料，而且为金代墓葬的研究树立了初步的年代学标尺。

第二次是 1983—1984 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发掘了哈尔滨市新香坊墓群，两年共发掘 13 座墓葬^[7]，主要为石椁墓、砖室墓等，随葬品较为丰富和精美，是一处墓葬级别较高的贵族家族墓地。惜该墓地的材料至今尚未正式全面发表。

第三次是 1988 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阿城城子村大型石椁墓^[8]。该墓为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属于夫妇合葬。石椁形制独特，四壁各由一块完整的长方形花岗岩凿板构成，四角以半榫卯结构相合；底、盖分别为三块花岗岩凿板横铺构成。据考证，墓主人为金代“齐国王”完颜晏（《金史》有传）。墓中男、女身着衣裳、冠履等保存完好，是首次出土的金代服饰实物。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服饰实物中金代服饰的空白，而且对于金代墓葬的类型、等级等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目前，黑龙江地区已发现的金墓地点有 10 余处，大约一百座左右。但多数墓葬在发现时已遭破坏，有的甚至无法知其墓葬个数。仅少数墓葬经过清理、发掘。

对墓葬的分类，研究者由于采取的标准、角度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归类。本地区的金墓，本文依据其建筑构造及外部形制的差异，分为三大类，即土坑墓、棺椁类墓、室类墓。

第一类：土坑墓，主要指没有葬具的土圹墓。数量较多，但经过正式发掘的很少，仅个别的经过简单的清理。阿城双城村^[9]、安达小南山^[10]、林甸四合乡渔场^[11]、宁安前莲花村^[12]等有发现。这类墓平面呈长方形，土坑竖穴状，面积不大，仅能容一人。但绥滨中兴 M2 面积较大，边长在 3—4 米间^[13]。此类墓多系土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火葬。出土的随葬品较简单，主要是一些铁兵器、马具、铜镜、饰件、铜钱等。

与土坑墓有所不同的还有一种直接在地表埋葬的形式，如中兴 M1^[14]，无墓穴，亦无葬具，在平地上火葬，然后起封土埋葬，也叫焚尸葬。这种埋葬习俗在黑龙江左岸的早期女真人墓地中就存在^[15]。

第二类：棺椁类墓。发现数量最多，根据结构、材质等差异又可分出若干型。

长期以来，对土坑木椁墓和土坑木棺墓概念的使用一直比较混淆。有学者已对这种墓葬的结构和发现状况做出过解释和甄别^[16]。本文所指的土坑木椁墓，首先指既有椁又有棺的木椁墓，其次也包括那种未能准确判定有无木棺，而木圹本身尺寸又较大的木椁墓。而木圹本身尺寸较小且只是单层木圹的墓，称之为木棺墓。

1. 土坑木椁墓：这类墓木椁尺寸较大，从发现情况看，多数是棺椁难辨。以绥滨中兴墓群^[17]和奥里米墓群^[18]发现较多，哈尔滨新香坊墓群^[19]也有发现。椁的长度均在 3 米以上，宽度约在 2 米左右。墓葬出土随葬品较为丰富，包括瓷、陶、金、银、铜、铁、玉、玛瑙等各类器都有发现。这类墓中土葬和火葬形式均有。有的有木质葬具，有的没有木质葬具。部分木椁墓很难辨别是否就存在木质葬具。

2. 土坑木棺墓：这类墓的发现较为多见，绥滨奥里米墓群^[20]、阿城双城村^[21]等发现较多。木棺长度一般是 2 米多，宽约 1 米左右。奥里米墓群发现的情况多是在木棺内直接敛尸火葬，而阿城双城村发现的木棺墓多土葬。随葬品有陶器、瓷器等。

3. 土坑石椁墓：这类墓呈长方形，常以数块石板围砌成四壁，底部和顶部亦为石板铺砌。以阿

城市城子村发现的齐国王墓^[22]最具特点。该墓由大小两具石椁组成。大石椁用石板以半榫卯结构相连接。盖、底以石板平铺。以白膏泥勾缝密封。内置木棺。棺底垫放木，棺椁间间距小。在大石椁南侧旁边，并列1具小石椁，形制结构同于大石椁，只是尺寸减小了。当属于附葬的。新香坊发现的2座石椁墓^[23]，材质厚重，制作考究。其中M2内木棺上还置以袱套。此外，奥里米M5^[24]同上述石椁墓形制结构又有所差异。该墓呈方形，椁壁系以石块垒砌，墓室正中又垒砌一道壁将之隔开，分为东西二室，西室墓底用石板平铺，东室却无石块。墓室内有破碎棺木、铁棺钉和少量人骨。推测为夫妻合葬，属于“同坟而异葬”^[25]，该墓可划作为石椁墓的又一型式。此外在阿城新城村^[26]清理一座小型青砖垒砌墓，形制简朴。墓的四壁各用两块青砖立面垒砌，南北长1米，东西宽0.8米，高0.25米。墓底为一整块花岗岩石板，墓内无棺，骨灰散存在石板上。这座墓虽然是青砖垒砌四圻，但事实上此墓和严格意义上的砖室墓在形制规模上有本质的区别，其更多的是和石椁墓的构造有相同之处。但其大小又和石函的大小近同。

4. 土坑石函墓：这类墓是以石函作为盛敛骨灰进行埋葬的葬具，石函系由整块岩石中间挖洞凿刻而成，由身、盖两部分组成。多数为长方形，体积稍大的，也有的人将之称为石棺。阿城新城村^[27]有发现。石函内往往置小木棺（木匣）装骨灰，均为火葬墓。

5. 土坑瓮（罐）墓：土坑瓮（罐）墓，是一种以陶瓮（罐）为葬具的墓葬类型，发现数量不很多。阿城双城村^[28]发现少量，墓穴较小，罐内有小块人骨，表明多与火葬有关。

第三类：室类墓。根据建墓材料的不同，室类墓又可分为砖室墓、石室墓和砖石混砌墓等，目前在黑龙江地区只发现砖室墓一种，还未见其它类型。

砖室墓：阿城新城村^[29]、哈尔滨新香坊^[30]、哈尔滨王岗华滨^[31]、哈尔滨一曼街^[32]、阿城双城村^[33]等有发现。墓室呈长方形或方形，顶部一般起券顶，墓顶为圆形。四壁以青砖垒砌，墓底有铺地。墓壁一侧中间设有墓道，墓道与墓室相接处为墓门，墓室中置石棺（石函），目前在黑龙江地区已发现的都是火葬，石棺（石函）内置木匣盛骨灰。

除以上地点的墓葬类型外，还有两处地点的发现值得关注。一是前面提到的阿什河流域，早年曾发现较多的石柱、石人、石狮、石羊、石虎等石像生，还有石函等；二是在滨海地区的西部，绥芬河下游的的双城子（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附近，曾发现神道碑的碑额、碑座等石构件，林沅先生等据碑额上的字释读、考证为金代“完颜忠神道碑”^[34]，碑额上的字为篆书五行二十字，即“大金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颜公神道碑”，完颜忠系金朝初期开国重臣，原为居于耶懒水的耶懒猛安都孛堇，后率部迁居于苏濒水（绥芬河）。“完颜忠神道碑”碑文现已不存。在发现碑额的地点附近，还发现了石羊、石像、龟趺等石雕。这些同墓葬相关的石碑等石刻雕塑等，应是同较高级别的墓葬有关的神道附属设置。与此相同的发现是在吉林长春和舒兰分别发现的金代贵族完颜娄室和完颜希尹的墓葬及石碑、石像生等。完颜娄室墓为石椁墓^[35]，完颜希尹墓为石室墓^[36]。从这两处墓葬的形制、结构及其附属神道石刻等考察，有理由相信在阿什河流域、绥芬河下游亦存在与此类型相似的高等级的贵族墓葬。

二

对于金墓的分期研究，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进行过分期段的划分。刘晓东先生等对金墓总结划分的三期概念年代特征更为明显，并具普遍性。即：早期，为金朝建国到海陵王迁都以前，即公元1115年至1152年；中期，为海陵王贞元元年迁都于中都到章宗明昌年以前，即公元1153年至1189年；晚期，为明昌年以后至金朝灭亡，即公元1190年至1234年。此三期时间大致各占约40年左右^[37]。

黑龙江地区的金代墓葬，除阿城齐国王墓出土了带铭文的墨书木牌和银质铭牌等可判定墓主人身份并依此间接断定出该墓具体年代的实物外，其余的墓葬均没有可靠纪年及可供明确判定具体年代的遗物等。对于这些墓葬的年代只能依据墓中出土遗物及墓葬的形制结构和葬俗等进行类推，从

而得出其大致的年代期段。

阿城双城村墓群，位于阿什河边，临近上京会宁府城址。由于墓群破坏严重，已不知墓葬的详细、准确形制、分布关系等。出土物也失去了确切的单位、组合关系，难以确切地进行断年。从其出土的较为丰富的遗物观察，尤其是数量、种类较多的铁器（三足铁锅等）的发现，可认定墓群的年代在金代早期—中期间。个别墓葬的年代也许还要稍早一些，进入辽的纪年。

安达小南山墓群，墓葬已被破坏。出土物多是铁镞，有三座墓出土了3面铜镜，有人物故事镜、双鱼纹镜、瑞兽葡萄纹镜。从三面铜镜的特征及流行情况看，主要在金代中晚期。

宁安前莲花村清理的一座墓，为土坑竖穴单人土葬墓，没有发现陶器，铁镞等形制也无太大变化，从铁锤的形制考察，年代特征稍显偏晚，大致定在金代中晚期。

中兴墓群的年代，原报告当时的断代，认为在金代中晚期，有些失之偏晚。通过对其中几座墓葬的形制结构及出土物的对比分析，多数墓的年代在金代早、中期之间。

奥里米墓群所揭露的墓葬，多数墓葬的情况和中兴墓群的情况相仿，主体年代亦大致对应。1998年再次清理8座，其中M5—M8^[38]，考察其墓葬之间的间关系及出土物特征，其年代要比其它墓的年代要稍早一些，属辽纪年范围内。

林甸县发现的土坑墓，出土7面铜镜，数量可谓不少，但有一半数量工艺制作较粗糙，为私铸镜。出土的7枚铜钱均为北宋晚期钱币。还有马衔、马镫踏板、马铃等马具出土，没有陶器。综合看，该墓年代不会早，故确定在金代中晚期。

阿城新城村、阿城双城村、哈尔滨王岗华滨、哈尔滨一曼街、哈尔滨新香坊等发现的砖室墓，其总体年代要晚于石椁类墓的年代，基本是在金代中、晚期出现和流行。阿城新城村清理的一些土坑石函墓的年代应比砖室墓略早，或大体与此相当。

哈尔滨新香坊墓群是一处墓葬类型较丰富的墓地，1983年发掘4座，1984年继续对之进行勘探、发掘，两年共清理13座墓葬。通过已发表的简略的综述材料了解到，该墓地有木椁木棺墓、石椁木棺墓、砖室墓等，出土的随葬品也非常丰富和精美。从墓葬的形制结构和随葬品看，该墓地显然是一处贵族墓地，具有较高的等级级别。据介绍，该墓地地表早年还立有石人、石虎等石雕像等，表明墓地曾有地面神道设置。史载，金代墓地地表设置神道，主要是在金世宗大定年间。因此，总的考察，该墓群应是一处地位较高的贵族家族墓地，多数墓葬的年代应在中期前后。

阿城巨源乡城子村的石椁墓的男性墓主人，经考证，为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女真贵族。史载完颜晏死于大定二年（1162年），故该墓的年代为金代中期前段。与该石椁在同一墓圪内的小石椁内，仅发现少量残木和碎骨，无其他遗物，墓主人可能属于迁葬。学界倾向认为这类石椁墓是女真贵族中流行使用的一种墓葬形式，其有着自身的等级差别^[39]。石椁墓中土葬的形式显然要早于火葬的形式。

此外，关于绥滨县永生墓群的年代有不同的认识。由于发掘时间较早，限于当时的材料，在原报告中根据器物的总体特征，笼统地推断为金代中晚期的平民墓^[40]。此后随着绥滨县以三号墓为代表的墓群的发掘^[41]，发现其墓葬特征和随葬品与永生墓群有着大量的相似性，特别是此类遗存中独特的陶器组合和青铜带饰，都具有典型的早期女真族文化的风格。孙秀仁、干志耿先生提出这些墓葬应属于辽代五国部女真人的文化遗存^[42]。此后一些学者又对永生墓群出土的器物重新进行整理予以发表，亦认为永生墓群的年代在辽代纪年范围内^[43]。对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是可信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两处墓群的所有墓葬并非就是完全的年代上的一致对应，二者有些因素特征在时间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或交叉。两处墓群清理的墓葬数量上基本相当，三号墓群清理14座，永生墓群清理12座，其区别表现：首先，葬式、葬俗不完全一致。三号墓群中几乎全为土坑无棺火葬墓，而永生墓群则几乎全为土坑木棺土葬；其次，陶器的在种类、质地、数量上有少许差异。三号墓群的

陶器，夹砂陶和泥质陶几乎各半，而永生墓群出土的陶器却是泥质陶为主；第三，铁器、铜器的种类、数量各占比例也不尽相同。同时永生墓群出土 3 枚北宋时期的铜钱，虽然铜钱年代偏早，而三号墓群却没有发现铜钱；第四，永生墓群的墓内骨架多残缺不全，骨架散乱，有的墓内的随葬品已不完整，推测其有被盗的可能。综上，我们认为永生墓群墓葬的年代并非全在辽代纪年内，个别墓葬的年代不能排除有进入金代早期的可能。其总体年代应为“辽末金初”。限于目前的材料，不足以准确对每一座墓进行具体定年，为此本文暂不将之列入详述。

在黑龙江中下游左岸的俄罗斯境内，长期以来发现不少女真人的墓葬，经过发掘的也很多^[44]。根据有无封土堆，分为两类。即无封土堆墓和有封土堆墓。无封土堆墓全为土坑墓，即土坑墓；有封土堆墓指地面有封土堆，个别有石的封堆，封土下有的有土坑，有的无土坑，也就是地面葬。对于这些墓的年代，俄罗斯学者研究多将之定为辽代或辽代之前，只有少量墓葬，如纳杰日金斯科耶墓地的个别的墓葬的年代可能稍晚至 12 世纪的金朝时期。在滨海地区，就更有确切地定年为金代墓葬之发现^[45]。

三

目前的材料表明，黑龙江地区的金代墓葬主要集中发现于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及其支流阿什河流域。这些地方乃是女真人最初的发祥地，也是当时人口集中聚居的地方。其中既有一般平民墓，也有王室贵族墓。

从发现的墓葬看，土坑墓在该地区是始终存在、长期使用的一种墓葬类型。使用者主要是一般的平民，不用葬具，往往直接入土安葬，即采用天然的土坑下葬，多是仰身直肢葬。随葬品种类数量都较少，主要是一些陶器和小件铁兵器和马具等。这类墓应是金代女真人的原始葬俗之一，《大金国志》载，女真人“死者埋之，而无棺槨”，体现的当是这类情况。木质棺槨类墓葬是发现较多且使用较普遍的又一种类型。由于死者的身份及社会地位的不同，往往使用不同的葬具。目前木棺墓、木槨墓在本地区的发现，其年代主要是在金代的早、中期。到金代晚期，这类墓（主要是木槨墓）发现就非常少，上层贵族基本不用这种墓葬类型了。依发现情况考察，土坑墓和土坑木棺墓、土坑木槨墓等，在地表多数往往还有封土堆。现在多数墓葬见到的已是多年变化或破坏后的情况。无论是土葬墓还是火葬墓，一般都有封土，通常是一座墓上一个封土堆，但也有三座或两座墓共用一个封土堆，如中兴墓群、奥里米墓群等。此外，在发现的木槨墓中，还有两例墓的建筑结构有些特殊。中兴 M5^[46]墓穴及槨木上铺有二、三层布纹瓦；在新香坊 M4^[47]的槨木上部有砖室建筑。一般认为这是“冢上作屋”的祭祀性建筑。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金代中期，体现更高一层次和等级的墓葬——石槨墓开始出现。这种由数块雕凿平整、厚重考究的石材围砌而成的石槨墓，是女真人特有的墓葬类型，只是在高级贵族和统治阶层中流行使用。

进入中期，随着金王朝政治中心的南移，女真人在和中原汉文化的接触、碰撞中，逐渐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的因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室类墓——砖室墓的出现（石室墓目前在本黑龙江地区还未发现）。其结构、形制无不体现中原地区此类墓的特征。现发现的几例砖室墓中都是火葬形式，墓室内置有石棺或石函，内放木匣盛骨灰。这种砖室墓内放石函的墓与土坑石函墓还有所区别，前者出现比后者稍晚，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墓主人等级地位的差异。

在埋葬习俗方面，分土葬和火葬等，直接将尸骨进行土葬成为最基本的埋葬形式，并且和火葬共存。金代黑龙江地区还有一种葬俗就是土葬与火葬相结合的葬式。即尸体火化后，将骨灰和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将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在绥滨中兴和奥里米墓群有几例墓葬存在这种情况。关于这种埋葬方式，发掘者认为其与文献中记述的“烧饭”礼较一致^[48]。对于“烧饭”的内涵，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的意见^[49]。是否这类火葬习俗就是“烧饭”暂且不论，这种现象与直接将骨灰装入函（匣）等埋葬的方式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它应是女真人等少数民族特有的葬俗，

目前发现的个例都是金代中期以前的。而后者是受佛教、道教等影响在金代中后期流行使用的一种葬俗。火葬在早期可能还只是在平民中较多使用，到中期，贵族死后也越来越流行了火葬，已不再仅是限于生焚殉葬的奴婢和马了。

文献载，火葬是东北土著民族的一种古老习俗。女真人原信奉萨满教，因此火葬也是其最原始的一种埋葬习俗。在绥滨以三号墓为代表的墓群中清理的14座早期女真人墓中^[50]，除1座是尸体火化后，将骨灰装入陶罐内。其余13座墓的情况可能是将尸体直接在土坑内焚烧火化。金朝立国后，佛教和道教逐步传入“内地”，金代统治者尤其重视佛教，据洪皓著《松漠纪闻》载，“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由此可见佛教在金代早期势力就很大、很有影响了。反映在墓葬遗存中，除一些有佛教题材特色的随葬品外，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以火葬为埋葬方式数量的增加。从发现情况看，火葬在有葬具的各种类型的墓葬中均存在。早中期，多是直接以瓮（罐）、木棺（槨）为葬具盛敛骨灰进行埋葬，中晚期则出现先以木匣盛敛骨灰，再以石函为葬具的埋葬形式，这类墓包括土坑石函墓和砖室石函墓，而后者体现的是比前者更高的等级。火葬形式从早期到晚期的墓葬中有逐步增多的趋势，这恰和佛教、道教等的传播、推广是相一致的。其中最具佛教色彩的实物表现形式就是石函墓的出现，石函是由僧人的舍利函演变而来，其作为葬具的出现，直接推动了火葬墓的流行，尤其是在上层阶层中在埋葬形式上的变革。

综上所述，黑龙江地区金墓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原始的材料积累阶段，年代学等仍未建立起来。尤其是辽金之过渡期间的墓葬的鉴别，这时期的墓葬以土坑墓居多，间或有木质葬具。一些墓葬的发现多是在破坏后搜集到的零散资料，造成资料的散佚。对这类墓葬材料的识别和具体年代的推断，一般发掘者仅能作出“辽金时期”的笼统概念和大致认识。这不仅需要材料的积累研究，更有必要做一些有目的性的调查和发掘。

再者，对墓主人族属及其身份的判定，亦是墓葬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黑龙江地区是女真人传统的聚居地，但该地区并非只女真族一族长期居住，还应有其他一些民族与之生产、生活在一起。文献载，女真人在金代前期伐辽征宋的过程中，曾屡次将原辽、北宋统治区域内的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族人等迁往黑龙江地区，以实“内地”。可见，金代的黑龙江地区（主要是上京地区）是女真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为此，多数情况下，对该地区发现的墓葬的族属认定，亦不可简单地仅以女真族认定，还是要慎辨细察。依目前发现的墓葬材料，大多数还远未能区分出其具体属族，这也是今后要特别关注的一方面。

参考文献

- [1] 许永杰. 黑龙江考古界说[J]. 北方文物, 2001(4): 32—36.
- [2] B. C. 斯塔里科夫著, 高晓梅译. 哈尔滨附近金代墓地的最初发现[J].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4(1): 102—105.
- [3] L. M. 雅克弗列夫著, 佟希达译. 阿什河上游的金代墓葬[J]. 北方文物, 1995(1): 132—134.
- [4]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J]. 文物, 1977(4): 40—49.
- [5]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墓群[J]. 文物, 1977(4): 56—62.
- [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绥滨永生的金代平民墓[J]. 文物, 1977(4): 50—53.
- [7] a. 安路. 哈尔滨新香坊金墓发掘综述[J]. 黑龙江史志, 1984(2): 44—45; b. 吴文銮, 李雅彬. 新香坊辽金墓葬清理发掘追记[C]. 哈尔滨文史资料第22辑: 《历史的见证》, 124—127, 政协哈尔滨市委内部发行, 2000年.
- [8] a.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89(10): 1—10; b.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金源故地”发现金齐国王墓[J]. 北方文物, 1989(1): 55—56.

- [9] 阎景全. 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J]. 北方文物, 1990(2): 28—41。
- [10] 安达县图书馆. 安达县昌德公社小南山墓群简介[J].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4(2): 72—73。
- [11] 林甸县文物管理所. 林甸县四合乡渔场金代墓葬调查简报[J]. 北方文物, 1997(2): 40—43。
- [12] 张庆国. 宁安市前莲花村金代墓葬清理简报[J]. 北方文物, 2004(4): 46—47。
- [13] 同[4]。
- [14] 同[4]。
- [15] 林树山. 黑龙江左岸女真人的墓葬遗存[J]. 辽海文物学刊, 1990(2): 135—147。
- [16] 刘晓东, 杨志军, 郝思德, 李陈奇. 试论金代女真贵族墓葬的类型与演变[J]. 辽海文物学刊, 1991(1): 124—136。
- [17] 同[4]。
- [18] a.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墓群[J]. 文物, 1977(4): 56—62; b. 方明达, 王志国. 绥滨县奥里米辽金墓葬抢救性发掘[J]. 北方文物, 1999(2): 36—39。
- [19] 同[7]。
- [20] 同[18]。
- [21] 同[9]。
- [22] 同[8]。
- [23] 同[7]。
- [24] 同[5]。
- [25] 徐苹芳. 金元墓葬的发掘[A].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605—609。
- [26] 王春雷. 阿什河乡新城村的金代墓群[A]. 王春雷, 杨力编著. 金上京历史文物研究文集[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56—158。
- [27] 同[26]。
- [28] 同[9]。
- [29] 同[26]。
- [30] 同[7]。
- [31] 景爱. 哈尔滨王岗华滨金墓[J].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4(4): 64—65。
- [32] 转引自景爱. 辽金时代的火葬墓[J]. 东北历史与考古, 1982(1): 104—115。
- [33] 韩锋. 阿城市双城村发现一座金代墓葬[J]. 北方文物, 2006(2): 56—57。
- [34] a. 林沅. 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A]. 林沅学术文集[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440—445; b. 林沅. 完颜忠墓神道碑再考[A]. 林沅学术文集[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452—473。
- [35] 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长春市石碑岭金代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1991(4): 352—360。
- [36] a. 陈相伟. 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的调查和发掘[J]. 博物馆研究, 1990(3): 78—83; b. 徐翰煊, 庞志国. 金代左丞相完颜希尹家族墓调查试掘简报[A].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18)[C].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627—630。

[37]同[16]。

[38]同[18]b。

[39]刘晓东.金代土坑石椁墓及相关问题[A].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C].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397—401。

[40]同[6]。

[41]干志耿,魏国忠.绥滨三号辽代女真墓群清理与五国部文化探索[J].考古与文物,1984(2):59—69。

[42]孙秀仁,干志耿.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J].东北考古与历史,1984(1):95—103。

[43]田华,胡秀杰,周美茹.黑龙江省绥滨永生墓群原貌[J].北方文物,1992(3):42—45。

[44]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547—563。

[45]同[44]。

[46]同[4]。

[47]同[7]。

[48]同[4]和[18]b。

[49]宋德金.金代女真族俗述论[A].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辽金史论文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478—500。

[50]同[41]。

黑龙江地区金代墓葬概况一览表

墓葬名称	墓葬(保存情况)	结构	形状、规模	葬具	葬俗	随葬品	年代 期 段	发现 时间 和数 量	资料来源
安 达 县 小 南 山 墓群	遭破坏	土坑	长方形	无	土葬、多 仰 身 直 肢	铁刀、铁镞、铜镜	中 晚 期	1983 年6月 调 查 30 座 左右	《黑 龙 江 文物丛刊》 1984 年 2 期;
林 甸 县 四 合 乡 渔 场 墓葬	遭破坏	土坑	长方形	无	土葬、 仰 身 直 肢、单人	铜镜 7、铁马衔 1、 铁马铃 1、铁马镫 1、 饰珠 1、北宋铜钱 7 枚(绍圣元宝、政和 通宝、崇宁通宝、崇 宁重宝、元祐通宝各 1, 熙宁重宝 2)	中 晚 期	1991 年7月 发现 1 座	《北 方 文 物 》 1997 年 2 期;
宁 安 市 前 莲 花 村 墓	遭破坏	土坑	长方形	无	土葬、 仰 身 直 肢、单人	共 24 件,有磨石、 铁锤、铁刀、铁镞, 带铃、带饰、耳环(后 3 件质地?)	中 期 前 后	1994 年4月 发现, 清理 1	《北 方 文 物 》 2004 年 4 期;

葬								座	
阿 城 市 双 城 村 墓群	遭破坏， 出土物 和墓葬 分离	土坑	墓穴 较小	无	土葬	征集陶、瓷、铁、铜、 银及其它流失器物 128件，其中有“至 道元宝”、“景德元 宝”铜钱各1枚	早 中 期 为 主	1980 年发 现，数 量较 多	《北方文 物》1990 年2期；
		土坑瓮 (罐) 棺			火葬				
		土坑木 棺			土葬				
绥 滨 县 中 兴 墓 群	M1	平地、 无墓室	有封 土，高 1.1米	无	火葬	陶片、铜饰件	早 中 期 为 主	1973 年7至 9月发 掘12 座	《文物》 1977年4 期；
	M2	土坑	长方 形，边 长为 3.25 、 3.40 、 3.95 、 4.15 米	无	火葬	陶片、钧瓷片、定瓷 片、小铁刀、铁镞刀、 铜带扣、银带銙、铜 钱2枚（皇宋通宝、 祥符元宝各1）			

	M3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有二层台，外坑边长6米；内坑边长3.5×4.6米，坑深约1.6—1.7米	木棺	土葬 M3、M4、M5 同一封土	金玉腰佩、金花、捏金丝耳坠、水晶羊距骨、银钏、铁匕首、石印、水银、陶靴、定瓷盘、定瓷碟、磁州窑瓷坛			
--	----	------	--	----	---------------------	---	--	--	--

	M4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5.5×3.8米，深1.7米，椁木长3.75、宽约1.7米	不清	土葬	带鞘铁刀、小铁刀、铜印、玉石飞天、璆珞			
	M5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一侧向外折出一段，长4.3、宽2.8米，椁木长3.6、宽1.75米	不清	土葬	瓜棱形陶罐、定瓷碗、三足铁锅、铁斧、铁马镫、铁马衔、铜鞍饰 “至道元宝”铜钱1枚			

	M6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长5，宽3.6、深0.5米，椁木长3.8、宽2.55、高0.7米	不清	火葬 M6、M7、M8 同一封土	瓜棱形陶罐、陶壶、黑陶罐、白瓷盘、缸瓷碗、三足铁锅、三足铜锅、银碗、管状串珠			
	M7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长4、宽3、深0.5米，椁木长3、宽2米	不清	火葬	陶罐、定瓷碗、耀瓷碗、白瓷盘、白瓷大碗、黑釉罐、三足铁锅、三足铜锅、银簪、银钗、银钏、银碗、银指环、铜镜、玉鱼、玉人、玉条、玉饰、璆珞、桦皮桶、桦皮托			

	M8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长5、宽3.6米，椁木长4、宽2.2米	不清	火葬	铁斧、铜带扣、银器残柄、银鞍饰件、漆碗、“大定通宝”铜钱1枚			
--	----	------	---------------------------	----	----	--------------------------------	--	--	--

	M9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长5.2、宽3.8米，椁木长4.3、宽2.9、高0.7米，墓底铺一层花岗岩石块	不清	火葬	彩绘陶罐、铁斧、“绍圣元宝”铜钱1枚			
	M10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长3.5、宽1.8、深0.25米	不清	火葬	银耳饰			

	M11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长3.8、宽3.35米	不清	火葬	“大观通宝”铜钱1枚			
	M12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长3.72、宽1.7、深约0.7米	不清	火葬	陶罐、陶钵			
绥滨县奥米墓群（一）	M24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木椁紧靠坑壁	不清	土葬 M25、M24和另一座墓在同一封土内	双鹿纹玉雕牌饰、玉羊距骨、金饰片、定瓷碗、“政和通宝”铜钱1枚	早中期为主	1974年7至10月发掘25座	《文物》1977年4期；

	M23		长方形土坑, 3.6 × 2.45 米, 深 0.6 米,		火葬	残牙雕、嵌玉石金耳坠、石珠、桦皮器			
	M22				M22 、M23 在同一封土内	“正隆元宝”铜钱 1 枚			
	M15	土坑木棺	长方形土坑, 2.9 × 1.05 米, 深 0.29 米,		火葬	三足铁锅、瓜棱陶罐、灰陶罐、桦皮筒、石珠			
	M5	土坑石椁 (积石墓)	外壁长 3.8、内壁长 3 米, 分二室, 深 0.9 米,		土葬 M5、M4 在同一封土内				

绥滨 县奥米群 墓(二)	M1	土坑木椁	长方形土坑, 椁的尺寸为 3.2 × 1.74 米				早中期	1998 年 9 月 发掘 8 座	《北方文物》1999 年 2 期;
	M2		长方形土坑, 长度 4.7、4.8 米, 宽约 2.5、2.9 米, 棺的尺寸为 2.32 × 1.36 米		火葬 M1、M2 在同一封土内				
	M3	土坑木棺				铁棺环、水晶球、玉环、定瓷片、桦皮			

	M4	土坑木棺			火葬				
阿 城 城 子 村 齐 国 王 墓	保 存 完 好	土坑石椁（大）	长方形，椁尺寸为2.8×1.9米，高1.5米	木棺	土葬、夫妇2人、男左女右、仰身直葬	金锭、金环、金耳坠、金丝玛瑙项饰、镶金腰饰、双鹅玉饰、火镰袋、荷包、织金丝织品服饰、墨书木牌及银质铭牌	中 期 前 段	1988 年 5 月 发 掘 1 座	《 文 物 》 1988 年 10 期；
		石椁（小）	长方形，椁尺寸为1.78×1.17米，高1.22米		有碎骨，可能为迁葬				
哈 尔 滨 市 香 坊 群	M1	土坑石椁	材质厚重、制作考究	木棺			中 期 前 后	1983 年 9 月 发 掘 4 座；1984 年 5 至 10 月 继 续	《黑龙 江 史志》1984 年 2 期；哈 尔 滨 文 史 资 料 第 22 辑：《历史 的 见 证 》 2000 年 12

	M2	土坑石椁		木棺置袱套	火葬			发掘，两年共发掘13座	月；
	M3	砖室		木棺	火葬	3只似鸟类动物			
	M4	土坑木椁	土坑尺寸为5.1×4.1米，深1.5米	木棺	土葬、2具尸骨	遗物总数达70余件，有金、银、铜、铁、玉、牙骨、玛瑙等材质皆有。其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具、工具、马具、武器和佩饰品等			
哈尔滨市岗华墓	残破	砖室、圆形券顶	方形、边长2.79米，	石棺床、石棺、木质骨灰匣	火葬	仅留存砖瓦、铁钉	中晚期	1974年5月清理1座	《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4期；
哈尔滨市曼墓		砖室	方形	石棺内置木匣			中晚期	1座	景爱：《辽金时代的火葬墓》，《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辑。

阿 城 市 新 城 村 墓 群	M1	砖室	长方形,墓室 1.8×1.4 米,	石棺	火葬	灰色陶龙纹瓦当、铁斧头	中晚期	1998 年 7 月抢救清理 11 座	王春雷、杨力 编 著:《金上京历史文物研究文集》2002 年 6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M	砖椁(棺)	尺寸为 1.0×0.8 米,高 0.25 米,底部为一整块花岗岩石板	无	火葬	铁牌			
	M	土坑石函	尺寸为 0.84×0.8 米,高 0.52 米,	木棺	火葬	数枚铜钱(有宋元通宝 1 枚),青玉饰件 1 对			

	M	土坑石函	盖为一方砖		火葬				
阿城市双城村墓葬	遭破坏	砖室、券顶	长方形，南北长2.31、东西宽1.56米，南北两侧墙壁残高约1米；	无	土葬，仅存部分肢骨	铜镜1、瓷片40余件	中晚期	2005年5月清理1座	《北方文物》2006年2期；

A Summary Study on Tombs of the Jin Dynasty in the region of HeiLongJiang

Zhao Yong-jun Jiang Yu-ke

Abstract: In history, the region of Heilongjiang was the birthplace of Jurchen Peopl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ots of tombs in the Jin dynasty was discovered in this area. At present, for various reasons studying work have been kept on gathering up source materials, chronology have not been established. This text have analyzed some materials published on tombs in the Jin dynasty in Heilongjiang River valley have made a summary about type of tomb, time of tomb and burial customs, and have pointed out that many problems to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n following research work.

Keywords: Heilongjiang; the Jin Dynasty; Tombs ; Jurchen

收稿日期：2007-02-03

作者简介：赵永军（1969-），男，汉族，河北阳原人，现为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